

明群信於明所居禪庭立塔一所後遷座於
塔下焉明亡之後十年王師西征安靜邊塞
滑人有朴勇者柴清因覘獵犹深入虜庭巡
邇者多乃晝伏夜動迷方失路迂直不分清
見明在前導若老馬之先駢焉及抵漢城忽
然不見歸州就塔作礼遇述傳之

大宋高僧傳第十八

孰八

唐西域亡名傳七
唐京兆苑玉傳八

唐虢州閩鄉阿足師傳九

唐天台山封干師傳十木演師
參得寒山子

唐成都淨衆寺無相傳十一智詵
禪師

唐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十二

唐陝府辛七師傳十三

唐京師大安國寺和和傳十四

唐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十五

唐南嶽山明瓊傳十六

唐簡州慈雲寺待駕傳十七懷一
智恒

唐福州愛同寺懷道傳十八

智恒

勑撰

感通篇第六之二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八人

唐嵩嶽破竈廬傳一

唐嵩嶽閑居寺元珪傳二

唐廬江瀟山天柱寺惠符傳三

唐長安西明寺惠安傳四

唐西域安靜傳五徐果師

唐福州鐘山如一傳六

唐昇州莊嚴寺惠忠傳十九 圓寂

唐洛京天宮寺惠秀傳二十

唐成都郫縣法定寺惟忠傳二十一

唐嵩嶽破竈墮傳

釋破竈墮者不知何許人也天后之世參事嵩嶽安禪師號老安是數通獄禪法道邊弟羈恒理求而不見其前別塗取而莫趨其後嘗遇巫氏能與人醮竈祓禳若漢武之世李少君以祠竈可以致物同也凡其解奏之時往往見鬼物形兆閭里迭畏傳于衆多殺少牢以祭之者交午重其主竈乃燔蓋辨之祕而罕覩焉揚子所謂靈場之威宜夜矣平時墮詣之始勸至者終爲神說法已告云我聞師教決定生天乃現其形礼辭且曰蒙師提耳獲益彌深得生殊勝天言訖而隱其竈即神祠也隨而瓦解自然破落非人力也遐邇驚駭此師素不稱名由此全取他名號破竈墮也

卷九

二

季

唐嵩嶽閉居寺元珪傳

釋元珪姓李氏伊闢人也稟氣英奇寬裕閑雅既緣宿習乃誓出家於永淳二年遂登滿足乃隸名閉居寺以習毗尼雖勤無懈執律唯堅後悟少林寺禪宗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卜廬于嶽中庵塢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于此珪安于巖阿時有峩冠袴褶部曲繁多輕步舒徐稱謂大師珪覩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謂而至曰師寧識我邪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叢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神祠也隨而瓦解自然破落非人力也遐邇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嵩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汝助其威福珪曰

神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
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
身爲門弟子珪辭不獲即爲張座焚香秉鑪
正机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嚮曰能不能
即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虛心納教珪曰汝能
不婬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

三九

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
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
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
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
神曰能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能
有妄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
能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
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
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
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
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姦非妻
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

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姦
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
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
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
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
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

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啓跪頗恭曰可得聞
乎曰汝能俊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
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
不能珪曰是爲五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
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
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
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
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
亘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
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
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真現有情前
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

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
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効我所能珪
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窟塊然更有何欲
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
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
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

孰九

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
亦使神護法師寧陳叛佛邪隨意垂誨珪不
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
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
曰已聞命矣又陳曰我必昏夜風雷擺搖震
運願師無駭即鄭重作札辭去珪門送而且
四

釋惠符姓戚氏越州諸暨人也登其弱冠勇
氣過人角力馳逐無能及者然其任俠且獸
在家忽投香巖寺矯迹柔心淳淑頓變納法
之後練行孤標每夜汎山據草座安禪不動
復研尋經論見潛縣之霍山昔漢武嘗從南
嶽之祭于此極成勝境其中天柱寺可以棲
五

孰九

神乃結庵居焉無幾有巨蛇張口毒火焱焱
符徐語之曰汝尋宿債吾可噬也不然洗身
定意如運業通來為受戒斯須弭按蜿蜒而
雷奔雲霆雷隆棟壯宇岌礧將圯定僧瞻動
宿鳥聲狂互相敲碰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
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

括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而珪謂其徒曰吾
歿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
元四年丙辰歲囑累門人若委蛇焉春秋七
十三遂營塔于嶽之東嶺影堂存于本院後
十二年告成縣尉許籌追珪之德為記焉

唐廬江隣山天柱寺惠符傳

縱之符凡見瘡癟膿流皆呪之則差至開元十八年無疾而終乃從火葬見骨節相連之狀焉

唐長安西明寺惠安傳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神龍中遊于京兆抑多先見時唐休璟旣立邊功貴盛無比安往

造焉曰相公甚美必有甚惡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攘去休璟素知安能厭勝諾而拜之安曰更無他術但奉一計耳豈非注搊官品出乎陶治中請選一有才幹者用爲曹州因得張君本京官即日升之宮贊相次作守定陶委之求二犬可高數尺而神俊者張

君到任銳意精求得二犬如其所求以獻之休璟大悅召安視之曰極善後旬餘安却來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警備遂留安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數輩執弧操矢立于楣之隅休璟與安共處一榻至夜分安笑之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

喜而謝之遂撤左右俱寢迨曉安呼休璟可起矣問安曰二犬何所用乎遂尋其跡至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視其頸有血焉蓋爲物所噉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一人袒而匿身休璟驚且詰之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欲害相國蓋遇此

二犬環而且吠彼爲所噬旣殮其藏匿無地天網所羅爲犬蹲守今甘萬死且命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乃受制於人耳乃釋之賊哭泣而去休璟拜謝安曰非吾師不然死於二夫之手矣安曰此相國之福豈所能爲哉九又休璟表弟盧軫在荊門有術士告

大

六

之曰君將有災當求善禳厭者或能免矣軫知安奇術清行爲時所重致書于休璟安即與一書曰事在其耳及書達江陵而軫已卒其家開其書徒一幅空紙焉殊無一字休

璟益重之後數年遁去罔知所之

唐西城安靜傳徐果師

釋安靜本西城人也開元十五年振錫東遊至定陶直問丁居士何在鄉人報之曰終已三載塋在郊外且曰是人也乃在家菩薩專勤梵行嘗禮事嵩山普寂禪師云已得甚深

法將終合掌加趺而坐儼然而絕曹城諸寺院鐘磬不擊自鳴也靜至墳所躬自發之時

五色雲氣騰噴而上遂取其骨皆金色連環共鑠可五丈許鏗然響亮擐杖頭而行別樹塔重塋衆咸驚嘆少頃靜嘗然滅沒焉

系曰有情遺骼引因殘果也凡夫身中節不相至十地菩薩骨節解盤龍相結佛則全身舍利焉今丁居士骨有鉤鑠形則超凡夫未階十住此乃八臂那羅延身骨節頭相鉤是歟證居士力量及此矣譬若出金之砂之謂渾不可謂爲砂也舍玉之石之謂璞不可謂爲石也矣

次又成都府大雲寺有徐果師者混物韜光人罕詳測或入三昧不失律儀或示狂癡語

卷九

七

季

事多中先爲衛光嵩是難測之士坤維間往往有人謂之徐果師徐姓也果名也師通稱也此亦彊練誌公之倫類矣不知其終云唐福州鐘山如一傳

釋如一不知何許人也開元末爲僧典牀座俄有僧遍身瘡疥衣服縑縷巡遶寺中僧衆

觀之無不獸惡唯一見而憫焉延入常住別堂安置度夏夏末辭去一問去何所答曰歸庵中又問庵在何也只在大乘寺東一曰某日前方自彼來勿見庵處曰不信但來相訪某兩日後專來一遂往果見前僧在巖口相猴因雋手入一精舍樓閣森聳殿堂交錯且流云

唐西域亡名傳

釋天竺亡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

當韋南康舉之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遠自來其日僧必歷寺連名請至韋氏家僮患其長一人甚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而齊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意請衆僧祝願焉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父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衆皆異之韋君曰此子纔生三日吾師何言別父也梵僧曰此非擅越所知也韋君固問之梵僧曰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耳武侯鼎國時爲蜀丞相君所知也緣蜀人受其賜且父今降生於世將爲蜀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劍門與此子爲善友既知其生于君門吾不遠而來此子作劍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爲字又單字武也張鎰出爲鳳翔隴州節度奏皇權知隴州及鎰爲李楚琳所殺牛雲光請皋爲帥朱泚不得已用皋爲鳳翔帥德宗置奉義軍節以旌之續加禮部尚書興元中

乾九

八

駕還京徵爲左金吾衛將軍貞元元年爲成都尹代張延賞到任和南蠻并戰功封南康郡王順宗即位進太尉南康在任二十一年未塗甚崇釋氏恒持數珠誦佛名所養鷗鵝教令念經及死焚之有舍利焉皋又歸心南宗禪道學心法於澤衆寺神會禪師在蜀富貴僭差重賦斂時議非之然合梵僧懸記焉

唐京兆抱玉傳

釋抱玉者行業高奇人事罕按每言來事如目擊焉見釋子大光而誨之曰汝誦經宜高揭法音徹諸天傾聽必得神人輔翼後皆符其記蔚京邑歸信千計每夕獨處一室閭扉而來此子作劍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爲字又單字武也張鎰出爲鳳翔隴州節度奏皇權知隴州及鎰爲李楚琳所殺牛雲光請皋爲帥朱泚不得已用皋爲鳳翔帥德宗置奉義軍節以旌之續加禮部尚書興元中

十月貶忠州刺史寶應初入爲太子賓客至

京尹王皆預言榮貴轍轔相半皆如其言刻意歸信焉

唐綏州閻鄉阿足師傳

釋阿足師者莫詳出處形質纖濁精神魯然時有所言靡不先覺雖居無定所多寓閻鄉以其踵法雲公之塵躅憧憧往來爭路禮謁

九

根

檀施山積曾無顧瞻人有隱憂身嬰所苦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家翁張臻者產業且多財貨增殖小子息臻恒懼錢帛身後無嗣後產男既愚且憊手足拳攣語言謇澁唯嗜飲食殆與平人有異口如溪壑終日無厭年可十七父母鐘愛縱其須索迎駕

身高呼聲理分明都無癱濁之狀須臾沉水不知其他阿足由茲傳播歸信之人如就市焉所行化導皆此類矣蓋大曆建中中也始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勑謚爲大圓禪師至今陝虢之間猶崇重焉

唐天台山封干師傳木湊師寒山子拾得

求藥不遠千里數十年後家業罄窮或有譏其臻曰阿足師其實寶誌之流何不敷布腹心求救其疾乃夫妻來抵閻鄉叩頭致淚告其拯拔阿足瞑目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尚須數年憫汝勤拳爲汝除去即令擇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領引其男赴

釋封干師者本居天台山國清寺也剪髮齊眉布裘據箕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譜樂獨春穀役同城旦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懼口唱唱道歌時衆方皆崇重及終後於先天

無不傾札以其躡萬迴師之後微亦相類風
在之相遇之言則多中先是國清寺僧厨中
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拾得多於僧厨執爨
爨訖二人晤語潛聽者多不體解亦甚顛狂
糲合相親蓋同類相求耳時間丘生名化太祖廟諱
代之卒出牧丹丘將議巾車苦頭疼羌甚鑒工

十一

寡効邂逅干造云某自天台來謁使君且告
之患干曰君何慮乎便索淨器吮水噴之斯
須覺體中頗佳間丘異之乃請干一言定此

行之吉凶曰到任記謁文殊間丘曰此善薩
何在曰國清寺廚執爨洗器者是及入山寺
問曰此寺曾有封干禪師曰有院在何所寒

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封干舊院
即經藏後今閒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
耳寒拾二人見在僧厨執役間丘入干房唯
見虎跡縱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
春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輟如是再
三嘆嗟乃入厨見二人燒柴木有圍爐之狀

間丘拜之二人連聲咄叱後執間丘手裹之
若摶鴉呵呵不已行曰封干餽舌自此二人
相撲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干又嘗入五
臺巡禮逢一老翁問曰莫是文殊否翁曰豈
可有二文殊干礼之未起恍然失之

次有木演師者多遊京邑市鄼間亦類封干
人莫輕測封豐二字出沒不同韋述吏官作
封疆之封間丘序三賢作豐稔之豐未知孰
是

寒山子者世謂爲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
推之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爲寒暗二
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爲定止時來國

十一

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衆
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爲筒投藏干內若寒山
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
或望空曼罵寺僧不刷以杖逼逐翻身撫掌
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樺皮
爲冠曳大木屐或發辯氣宛有所歸歸于佛

理初間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
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
戚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爲交友
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
大官何礼風狂夫耶二人連辭笑傲出寺間
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
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
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
無蹤迹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
葉書詞頌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
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諷誦後曹山寂禪師
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以其本無氏族越民

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爲烏鳥所
取狼藉拾得以杖朴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
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閻寺僧
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
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
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又

九

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
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
者聚頭時待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誰
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
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
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

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集中

系曰按封干先天中遊遨京室知閻丘寒山拾得俱睿宗朝人也奈何宣師高僧傳中閻丘武臣也是唐初人閻丘序記三人不言年代使人悶焉復賜緋乃文資也夫如是乃有

二同姓名閻丘也又大鴻祐公於憲宗朝遇寒山子指其泐潭仍逢拾得於國清知三人是唐季葉時猶存夫封干也天台沒而京兆出寒拾也先天在而元和逢為年壽弥長耶為隱顯不恒耶易象有之小孤汽濟其此之謂乎

唐成都淨衆寺無相傳 智詵禪師

釋無相本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於本國正朔年月生於郡南寺落髮登戒以開元十六年泛東溟至于中國到京玄宗召見於禪定寺後入蜀資中謁智詵禪師有處寂者異人也則天曾召入宮賜磨納九條衣

事必懸知且無差跌相未至之前寂曰外來之賓明當見矣汝曹宜洒掃以待間一日果至寂公與號曰無相中夜授與摩納衣如是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積二交角盤礴於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捫摸至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為度忽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裸卧其前願以身施其食二獸從頭至足覬而去往往夜間坐牀下揭虎鬚毛既而山居稍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後來入城市畫在家間夜坐樹下真行杜多之行也人漸見重為構精舍於亂墓前長史章仇兼瓊來禮謁之屬明皇達難入蜀迎相入內殿供禮之時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妖惑乃帖追至命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戰慄心神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簾卷幕楊翌叩頭拜伏喘而不敢語懾畢風止奉送舊所由是遂勸檀越造淨衆大慈菩

提寧國等寺外邑蘭若鐘塔不可悉數先居淨衆本院後號松溪是歟相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弟本國新爲王矣懼其却迴其位危殆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日供柴賢者贊來謂之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白莫傷佛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逡巡覺壁上似有物下遂躍起以刀一揮巨胡身首分於地矣後門素有巨炕乃曳去墮之復以土拌滅其跡而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嘗指其浮圖前柏曰此樹與塔齊寺當毀矣至會昌廢毀樹正興塔等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羹右飯齋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建午月十九日無疾示滅春秋七十七臨終或問之曰何人可繼住持乎乃索筆書百數字皆隱不可知諧而叶韻記剪八九十年事驗無差失先是武宗廢教成都止留大慈一寺淨衆例從

除毀其寺巨鐘乃移入大慈矣洎乎宣宗中興釋氏其鐘却還淨衆以其鐘大陽江計功兩日方到明日方欲爲齋辰去迎取已時已至推挽之勢直若飛焉咸怪神速非人力之所致也原其相之舍利分塑真形爾目面皆流汗上足卒僧以巾旋拭有染指者其汗頗鹹乃知相之神力自隻鐘也變異如此一何偉哉後號東海大師塔焉乾元三年資州刺史韓法撰碑至開成中李商隱作梓州四證堂碑推相爲一證也

唐楊州西靈塔寺懷信傳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述會昌三年癸亥歲武宗爲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迴顧見塔一所東度見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制度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其塔第三曾見信凭欄與隱之交談且曰贊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隣之

歸揚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
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
傾瀉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
見永寧塔不謬矣

系曰塔焚皆云往東海海豈納煨燼耶通曰

十五

五行爲物亦七大性可弗周遍法界乎順則

相生逆則相害雖逆順各時與法界同其分
齊證知唯有識耳且天仙鬼物與人相反殊
勝諸天則定果宮殿神仙則附物變化鬼神
則散其食氣質礙之流火化則得受用也凡
塔刹嚴麗多被鬼神取旃海若川侯亦非人
也如陳重雲殿天火焚東海人時見殿影焉

又近馬氏霸湖南末年天冊閣爲天火焚朗

州守此夜聞空中呵喝言迴避天冊閣來也

雲中騰沸若千萬人昇荷重物然累日方潭
州火矣若懷信見劉隱之夢信亦不可測之
僧也

唐陝府辛七師傳

磧砂大藏經

大宋高僧傳

釋辛七師者不顯出家之號時姓氏行次呼
之既熟人耳更無別召體焉寶陝人也始爲
兒時甚聞謹肅不嘗狎弄少即老成其父爲
陝郡守觀七師之作爲謂其母曰是子非常
兒爲善宜護養之年甫十歲迥知佛法可以
宗尚凡經卷冥然今其此華此梵都不緣師
以陝服之人重之若神遇之羅拜焉

唐京師大安國寺和和傳
釋和和者莫詳氏族本生其爲僧也狂而不
亂愚而有知因測其由發言多中時號爲聖
安國寺中居住出入無拘檢見本寺修營殿
閣未就有越國公主降榮陽鄭萬鈞雖琴瑟

相諾而數年無子和因至公主家鉤焚香灑掃以待之主拜跪歸向鉤祈告之曰某自叨遷尚願得一子為嗣唯師能致之乎和曰易耳但遺我三千死絰主當誕二男鉤勤童如聽佛語出絰如所求施之和取付脩寺殿閣功德主乃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為公

卷九

十六

季

主作兒所憂者公主不能併妊二子乎為繆乳包裹耳吾偶其同年而前後誕之果如其言歲初年末各生之矣長曰潛耀次曰晦明皆美丈夫後博涉成事焉京邑之間傳楊沸渭量其位地不可輕議哉

唐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

釋廣陵大師者維揚人也不言法名淮海之間競呼廣陵大師也形質寢陋性多桀黠真率之狀與屠沽輩相類止沙門形異耳好嗜酒啖肉常衣總裘厚重可知盛暑亦不楚脫每虱聚其上僑寓孝感寺獨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以為常或狂悖性發則屠犬彘日聚

惡少鬪毆或醉卧道傍楊民以是惡之貞元中有一少壯素以力聞嘗一日少壯與人賭博大師大怒以手擊碎博局少壯笑曰驗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索少壯鬪擊觀者圍市千數少壯為大師所困遂道而逃自此人方知有神力焉亦於稠人廣衆中自負其力往往入閹閻剽奪人錢帛市人皆畏其勇而莫敢拒後有一耆年僧召大師誡勑之曰汝胡不謹守戒法奈何食酒肉屠犬豕彊抄市人錢物又與無賴子弟鬭競不律儀甚豈是僧人本事耶一旦衆所不容孰見官吏按法治之何處逃隱且深累

卷九

七

佛法大師怒色對之曰蠅蚋徒喋羶腥爾安知鴻鵠之志乎然則我道非爾所知也且我清中混外者豈同爾齷齪無大度乎耆年且不能屈後一日自外來歸入室閉戶有於隙覩之見大師坐席放神光自眉間晃朗照物洞然觀者驚報少頃寺僧奔至瞻禮稱嘆

或有懺悔曾謗之者或有彈指讚詠之者明日群僧伺候大師出焚香致禮及開戶暝日如入禪定已長往矣自此廣陵人寫貌供養號之為大師焉

唐南嶽山明瓊傳

釋明瓊者未知氏族生緣初遊方詣嵩山普

寂盛行禪法瓊往從焉然則默證寂之心契人罕推重尋於衡岳閑居衆僧營作我則晏如縱被訛訶殊無愧耻時目之懶瓊也一說伊僧差越等夷或隨衆齋食或以瓦盆餵土而食云是猶泥佛應身未知何證驗之一天好食僧之殘食故殘也瓊呼或隨逐之則時

出言語皆契佛理事迹難知天寶初至南岳寺執役盡專一寺之上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也如是經二十年相國鄭公李泌避崔李之害隱南岳而潛察瓊所為曰非常人也聽其中宵梵唄響徹山谷李公情頗知音能辯休戚謂瓊曰經音悽愴而後喜悅必謗讟之

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自贊而拜瓊大詭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愈加鄭重唯拜而已瓊正發牛糞火出芋咱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路極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頻下其緣山路道為大石所攔乃以數牛縻綁而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術瓊曰奚用如許繁為我始去之衆皆大笑瓊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衆僧禮而跨躍一郡呼為至聖太九九守奉如神明瓊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瓊曰授我一小葦為爾驅除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後以觀之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瓊既去矣虎亦絕蹤矣李鄭公於天寶末肅宗北巡至靈武即位遣使訪召會祕

自嵩顥奔赴行在所帝喜用之俾掌樞務擢
逾宰相判廣平王府司馬事肅宗曰卿爲朕
師友今父子三人資鄉道義尋爲崔圓李輔
國害其能必懼乞遊衡岳詔許之絕粒數年
遂見瓊焉後終居相位一如瓊之懸記矣勑
謚大明禪師塔存嶽中云

唐簡州慈雲寺侍駕傳

懷一

釋待駕俗姓王氏金水縣人也冲焉出家作
爲詭異其父立名侍駕當天寶末也練行精
進時號頭陀及玄宗巡幸果自詣府剃髮爲
僧至是侍駕得度其言信矣駕去縣邑二十
里開逕芟茅獨居山頂後成一寺此山絕多
靈跡初名石城迨明皇至劙門山神見形迎
駕稱姓李氏勅賜與玄孫之稱後陟武擔東
臺遠望祥雲紫氣盤結空界問左右曰此何
處對曰名城山乃悟山神扈衛之意遂改雲
頂爲慈雲寺也駕後卒于此寺又福州楞伽
寺釋懷一景龍中銖意於愛同寺東造精舍

孰九

十八

季

唐廩使于頤書焉

唐福州愛同寺懷道傳

智恒

釋懷道邁德高情慈忍濟物思乎達法恒尗
遊方凡遇通人卑禮求益及還鄉之日礼佛
勤劬收舉坐具獲珠一顆後置於文殊塑像
額心安之其珠圓瑩且異蚌胎又冥然降舍
利骨尋分於南澗塔中洎至德二年令弟子
僧常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有白麞袈裟一
領降於塔中不知其來此蓋道修練之心感
于冥理也後滑臺守李邕著碑文并書相次
智恒繼居法華院即懷一弟子也道行與師
相埒卒後禮部侍郎劉太真作碑頌褚長文

相度地形無水濟用方拱手而去忽山禽擊
鬪於地一異之命工穴深尺餘甘泉沸湧此
後伏臘而無加耗寺中每有休咎必暫減耗
候以知之風俗謂之靈泉焉以永泰二年歸
寂弟子超悟奏乞代宗題寺額上首曰智恒
次行穢越州刺史皇甫政爲碑紀德襄州節

書次有超悟行粥皆名望相齊化于閩俗無不重焉

唐昇州莊嚴寺惠忠傳 圓寂

釋惠忠俗姓王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為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即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志篤高簡為時輩所推聞牛頭山威禪師襲達磨蹤得佛法印遂造山禮謁威見忠乃曰山主來矣因為說法頓悟上乘咸既得人如孝氏之逢尹喜乃命入室付法傳燈并委山門之事遂出鄧聚忠即繼踵茲峯夙夜精勵常

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鑄衆味同煮用畢懸於樹杪方復繩牀晏坐終日如枕衣不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年遂彰靈應非一州牧明賢頻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年始出止莊嚴忠以為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修葺遂

執力

廿

季

於殿東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競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為上其處因乃定焉雖沒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悴靈芝仙菌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達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乃命侍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刹天樂聞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和州延祚寺僧徒其夕咸見白虹直東西貫于山中鳥默哀鳴林壑巖間哭聲數日方止岳牧韋公損聞而哀愴遣使贈賚并令上元令劉君備威儀送歸山于時炎蒸至七月七天降雨絕涼八日神柩出纖塵不飛又有群鵲徘徊舉上送至山門瘞後數日墳內放光照于山林五

年春依外國法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圓細如珠光彩瑩徹遠近道俗有恨無所剋獲咸於焚身處煨燼中至求凡百千人皆得舍利故知法身圓應感物無窮聖力潛通光騰千古門人起木塔春秋八十七矣身逾七尺霜

眉徑寸儀容殊偉驚領龍腮神氣孤拔色如

執丸

廿一

季

金聚舍光玉潤若梵僧所居帳幙弗張蚊蚋不犯曾居蘭若幽栖松竹深邃嘗有虎鹿並各產子馴遼人室曾無懼色開元二十七年上元令長孫遂初脫略異聞躬造山詢驗及到山半猛虎當路咆吼遂乃驚怖莫知所爲忠聞出林曉喻虎因寢聲伏于林中遂恐攝合掌禮謝而迴忠又向吳郡具戒院中有凌霄藤盛夏萎悴人擬伐之威大師曰勿翦惠忠還日其藤更生人不之信及秋忠還其藤重茂矣又昔有供僧穀倉在莊夜有強盜來竊之虎乃吼喚逐之盜弃負器而逃其類夥多良難驟述忠著見性序及行路難精旨妙

密盛行于世又鄴中釋圓寂氏族生地俱不可尋初從嵩山見老安禪師道契相符莫測涯岸以高宗咸享二年生計終歲已一百有奇年矣襄州節度使嚴綬傾心供養亦號無生和尚焉

唐洛京天宮寺惠秀傳

釋惠秀俗姓李氏今東京陳留人也出離塵垢慕尚逍遙初以戒律飾躬後以禪定爲務於荆郢之地參問祖師既了安然迴依洛邑天宮寺也屬則天頻幸神都而秀道聲聞于后聽屢詔入禮重其於懸記未然事合同符契長安中往資聖寺唱道化人翕然歸向忽誠禪院弟子令滅燈燭有白秀曰長明燈可留亦令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云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焚又有一寺鐘樓遭爇又有一寺經藏煨燼殊可痛惜時衆不諭其旨至夜遺火佛殿鐘樓經藏三所悉成灰炭方知秀預知垂警又玄宗在潞舉時曾

與諸王俱詣問法從容留施一笛玄宗出去
秀召弟子曰謹掌此笛後有要時當獻上也
及受睿宗傳禪弟子達摩等方悟其言取笛
以進帝悅先知迴賜豐厚秀偶示微疾告誠
門人奄然歸寂享年一百歲燕國公張說素
所歸心通塞龍門山道俗數千人奔會悲悼

卷九

廿

三

焉
唐成都鄆縣法定寺惟忠傳

釋惟忠少穉爲僧勸精自行在乎群等莫不
宗焉出家法定寺本是後漢永平中佛法始
流中國便有置德淨伽藍神光曼現至宋釋
惠持自廬阜辭遠公法兄誓化岷蜀屬譙縱
不道令數輩操刃欲屠持乃彈指其衆驚
奔僵仆隋開皇四年改名法定焉寺有弥勒
聖像唐武德中忽有枯查汾江而至夜發光
明因雕作像首貞觀中竇勣爲長史劖門佛
首光見引達于府竇公令人迎取數百人亦
不能勝乃令祝之任欲何往遂言可就法定

否乃一人能舉寶遂造佛身長丈高士廉蓋
殿以安之後有僧沈愛樹其浮圖而獲一巨
蟹身足二尺餘是塔頗多靈異人或將酒肉
乘醉詣聖佛前立見災禍矣忠於天寶中於
寺愈加精苦無何塔爲霆震拔其塔心柱出
外忽有小木承代之意衆咸怪之因測厥笛
忠乃叩鑑於聖弥勒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
何轉震擊奪塔心柱邪是知庶女呴而雷擊
景公臺誠有所感一日迅雷烈風還同前震
覆覩之乃龍神送舊柱安置如故當其易柱
陰雲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與塔濟忠
之感物也若此會昌拆寺之前舍利七粒出
相輪上白光滿空向西飛去蜀皆所目覩
倒之時赤光見于半天焉又此寺有大棗樹
將毀寺之年其樹枯瘠及大中再置其棗重
榮也忠後終於寺

系曰教法興替得非數乎數筭已定晷刻弗
移如其會昌之前舍利預飛棗樹先瘁是知

當替數之彊興數必弱興不勝其替矣大中
之興替不勝其興矣若不爲四相之遷非擊
興替之數也教法是有爲之法詎免遷流者
乎吁

二十三末

大宋高僧傳第十九

號九

大宋高僧傳第二十

號十

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 貢寧

左街相國寺講經論大德賜紫 智輪

同奉

勑撰

感通篇第六之三

正傳二
人附見四人
道必空

唐湖州山北蘭若處寂傳十八

食油師

唐江陵府些些傳十八

食油師

唐吳郡義師傳十九

誕智薦福寺老僧

唐常州雲秀山神鑒傳二十

食油師

唐洪州黃檗山希遷傳二十二

食油師

唐湖州山北蘭若處寂傳五

食油師

唐壽州紫金山玄宗傳六

食油師

釋處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寶修禪師服

唐袁州陽歧山廣敷傳七

唐鄧州烏牙山圓覆傳八

唐池州九華山化城寺地藏傳九

唐婺州金華山神曠傳十

唐澧州開元寺道行傳十一

唐徐州安豐山懷空傳十二

唐洛京慧林寺圓觀傳十三

唐江州廬山五老峯法藏傳十四

唐洛陽香山寺鑑空傳十五

唐廣州羅浮山道行傳十六

唐潞州普滿傳十七

唐江陵府些些傳十八

食油師

唐吳郡義師傳十九

誕智薦福寺老僧

唐常州雲秀山神鑒傳二十

食油師

唐洪州黃檗山希遷傳二十二

食油師

唐湖州山北蘭若處寂傳五

食油師

唐壽州紫金山玄宗傳六

食油師